

“小人书”中重温英勇善战

■周一

《巧渡金沙江》： 有勇有谋，主宰战场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驰骋于黔、川、滇三省交界地区，在敌重重包围之中穿插迂回，不仅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计划一再落空，还多次主动出击，甚至威胁到督战的蒋介石。连环画《巧渡金沙江》讲述的就是红军干部团，在主力军团到达渡口前，歼灭敌人守备连队、夺取渡江船只的故事，彰显了我军指战员出色的谋略和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

1936年4月，为进一步拖垮敌“追剿”部队，建立较为稳固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决心向川西挺进。中央红军一面令红九军团疾速进入云南，逼近昆明，大造声势要夺取昆明；一面令主力部队向北挺进，直奔金沙江。原驻守昆明周边的部队此时大部分被蒋介石调往贵州，昆明守备空虚。“云南王”龙云急命滇北各部及各地民团火速驰援，滇北地区和金沙江南岸的守备力量就变得薄弱，为红军巧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

4月2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召开会议，研究红军下一步行动。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云南地形不同于湖南、贵州，没有良好山区可资利用，应趁金沙江沿岸敌人空虚，尾追敌军距我军尚有几天行程的情况，迅速北上，抢渡金沙江，夺取先机。2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30日，中革军委在云南寻甸县海坝丹桂村，召开干部团抢渡金沙江的会议。在红1军团、红3军团于龙街渡、洪门渡渡江失败后，毛泽东选择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军委干部团抢渡金沙江。

5月2日晚，干部团昼夜行军100公里，于3日黄昏出现在皎平渡渡口，迅速控制南岸渡口并缴获两只木船。连长萧应棠率两个排渡江，消灭对岸守敌控制渡口。干部团2营随后过江，向纵深发展，夺取通安州并一直打到了会理城下，巩固渡口安全，并为渡江后的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又找到五只木船，两万多红军渡江全靠七只木船往返运输。中革军委成立渡河司令部，专门负责指挥渡河工作，并在两岸点燃木柴，昼夜渡江。

9日，两万多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两天后，敌万耀煌的第13师先头部队才抵达皎平渡渡口，薛岳的其他部队直到七天后才追到江边，此时渡口早已空无一人，薛岳等人只好望江兴叹。

《敌后武工队》： “袖中利剑，怀中匕首”

连环画《敌后武工队》讲述了1942年侵华日军实行“大扫荡”时期，冀中军区九分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遣魏巍、贾正参加武工队，杀回冀中平原，在敌人的“心脏”开展斗争的故事。武工队这种抗日斗争形式，是我党我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敌伪统治地区内神出鬼没，

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被誉为“对敌斗争的‘袖中利剑，怀中匕首’”。

1942年10月，毛泽东同志针对晋绥地区被敌人“蚕食”的现状，提出了要把敌人“挤出去”的号召。中共晋绥分局和军区于11月作出决定，指出武工队是“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挤’敌人的战术单位，是‘挤’敌人的先锋”。山西忻县蒲阁寨，是敌人靠近根据地比较突出的一个据点。晋绥第六分区武工队进驻该地之后，一面发动方圆几十公里的群众搬到根据地，彻底孤立敌人；一面在一个主力连的配合下，开展地雷战和民兵联防战，打敌出扰，阻敌交通，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最终狼狈地滚出了蒲阁寨。

在日伪占领地区，大部队目标大，难以进入，武工队目标小，可以直插敌人“心脏”地带。1943年初，八路军总部提出武工队的工作目标就是“组织敌占区、游击区群众，变敌占区、游击区为隐蔽游击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武工队潜伏进入敌占区之后，或分或合、或东或西、或打或走、或民或兵，不断在敌人据点之间实施穿插、袭扰，有时候还潜入敌人营地活捉敌指挥官。

《南征北战》： 运动歼敌，势如破竹

连环画《南征北战》讲述了1947年初，我军华东部队某部一团一营，根据上级总体部署，在当地民兵、群众的支持下，分别在桃村、摩天岭、将军庙车站三次阻击敌人的战斗。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充分发挥运动战歼敌的巨大优势，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掀起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迫使其不得不从全面进攻转而对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实施所谓重点进攻。

为了更有力的歼灭敌人，我华东部队实施战略后撤，并采取运动战歼敌的策略，消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我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中，我军也坚持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哪里便于打击敌人就去哪里，不惜暂时放弃部分城市。在作战过程中，集结数量规模大于敌人、整理战斗力强于敌人的部队，在运动中寻求歼敌机会。“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给予其出乎意料的致命打击。

《军旗飘飘，决不退》： 为了胜利，血战到底

连环画《军旗飘飘，决不退》刻画了志愿军某部的一位英雄连长高成山，他奉命带领连队在938.2高地阻击敌人。在五天的激战中，该连先后打退敌人十余次进攻，并主动发起了七次进攻，毙敌1800余人。在全连伤亡很大的情况下，高成山临危不惧，带领仅剩的5

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最终壮烈牺牲。

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凯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虽然作战条件异常艰苦，兵力兵器对比十分悬殊，但志愿军依然利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如14小时穿插72.5公里进行的三所里战斗，切断了美军第九军的退路，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118打、119看、120围着打转转”的横城反击战中，邓岳师长指挥志愿军第118师大胆迂回，配合友邻部队将美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就连美军指挥官李奇微都称志愿军是“天兵天将”。

《活捉六十三个鬼子》： 孤胆英雄，英勇无畏

《活捉六十三个鬼子》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刘光子的英雄事迹。在第五次战役中，刘光子所在团包围了英军中声名显赫的“双徽营”格罗斯特营。这支部队因为在1810年侵略埃及的战争中，以少胜多、反败为胜，受到英皇赏赐，是英军中唯一佩戴两块帽徽的部队。

在我军打下下，“双徽营”四散溃逃，分散在方圆百里的雪马里地区，我军追击部队也分散开来搜剿敌人。刘光子当时带领两名新兵行动，当冲到一个小高地时突然发现在反斜面的草地里拥挤着一百多名英军士兵，刘光子迅速投出一枚自制“反坦克手雷”，把英军炸倒一片。借着爆炸浓烟，刘光子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大喊伪装在指挥部队，这一举动不仅震慑了英军，还让他们难以判断我方兵力数量。当有英军发现刘光子孤身一人时，妄图捡起地上的枪反击，刘光子马上将其击毙，吓得其他英军都不敢动弹。没过多久，两名新兵也赶来接应，把俘虏押到战俘营。

战前，志愿军187师曾经提出一个口号：“抓一个俘虏立一个功。”刘光子一下子抓了63名俘虏，志愿军总部决定授予刘光子“孤胆英雄”荣誉称号，并记一等功。1954年，刘光子作为战斗英雄前往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斯大林问他是怎样自己一个俘虏那么多俘虏的？刘光子只是腼腆的说了句：当时反正是豁出去了！



原典

“调虎离山”在《三十六计》中的原文为：“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往蹇来连。”意为等待自然条件对敌方不利时再去围困之，用人力的假象去诱骗敌方。向前进攻有危险，那就想办法让敌人反过来攻我。此计是一个调动敌人的计谋。计里讲的“虎”，指强敌；“山”一般情况下比喻良好的阵地条件。强敌又得地利，那就如虎添翼，加上加强。如果调动敌人脱离良好的阵地，就会使敌人化强为弱。

古代战例

东汉末期，北边羌人叛乱。朝廷派虞诩平定叛乱，虞诩部在陈仓峭谷一带受到羌人阻截。这时羌人杀气正旺，又占据有利地势，虞诩不能强攻，又不能绕道，进退两难。虞诩决定诱使羌人离开坚固据点，于是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扎营。对外散布消息称行军受阻并向朝廷申请增援。羌人见虞诩停止前进、等待增援，就放松了戒备，纷纷离开据点，到附近劫掠财物。虞诩见敌人离开了据点，下令部队急行军，日夜兼程，以每日超过百里的速度通过山谷。而且在急行军时增加沿途灶的数量。羌人误以为汉朝援军已到，同时自身力量已经分散，因而不敢出谷。就这样虞诩顺利通过陈仓峭谷，转入外线作战，羌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陷入被动，不久叛乱被平定。

现代战例

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开始了诺曼底登陆战役。在法国的科坦丁半岛北部，盟军空降部队经过一天多的激战，与海运登陆的部队已经接触。此时，落在泛滥区后边的美军两个空降师，仍处在随时被德军包围的险境。可是，德军一直误认为科坦丁半岛登陆的盟军是一股不大的空降部队，未予重视。直到6月7日，德军才开始抽调预备兵力向科坦丁半岛泛滥区开进。正在这时，德军接到

在爱夫南齐斯北面和西面有大批盟军空降的消息。德军预备队正举棋不定，突然又有报告说：三百多架盟军飞机曾在圣罗以西地区空降了不少伞兵。其实这些都是用木偶伪装的伞兵。德军元帅隆美尔错误地认为这是盟军在那里大规模海上登陆的前奏，于是命令全部预备队扑向盟军设计的假空降地区。当德军向西扑空之际，美军的两个空降师乘机跨过了泛滥区，解除了危机。

计谋分析

《孙子兵法》早就指出：不顾条件地硬攻城池是下策，会遭致失败。敌人既然已占据了有利地势，又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就不能与他硬拼。应该巧妙地用小利去引诱敌人，把敌人诱离坚固的防区，引诱到对我有利的战区，我方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天时、地利和人为条件，击败敌人。

“调虎离山”，难在“调”字上，关键在于指挥员主动性的发挥。克劳塞维茨讲，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王国。指挥员的感情最容易受各种新出现的情况所左右，以至于影响对战场环境的分析判断和定下决心。使用此计妙就妙在利用敌人的错觉，巧妙地制造各种假情况，因势利导，牵“牛鼻子”。

在实战中，此计有两种用法：一是把敌人引诱到我次要方向或对敌不利的另一方向，以减轻我正面战场压力，缓解我主要作战方向上的危机。海湾战争中，根据最初方案，美军拟于科威特海岸实施代号“沙漠军刀”的大规模两栖突击行动。后来考虑到伊军已经有所防范以及两栖登陆面临各种困难，特别是可能造成严重伤亡，联军总司令萨达姆主要作战方向上的危机。海湾战争中，根据最初方案，美军拟于科威特海岸实施代号“沙漠军刀”的大规模两栖突击行动。后来考虑到伊军已经有所防范以及两栖登陆面临各种困难，特别是可能造成严重伤亡，联军总司令萨达姆主要作战方向上的危机。海湾战争中，根据最初方案，美军拟于科威特海岸实施代号“沙漠军刀”的大规模两栖突击行动。后来考虑到伊军已经有所防范以及两栖登陆面临各种困难，特别是可能造成严重伤亡，联军总司令萨达姆主要作战方向上的危机。

同时，联军顺势而为，将“沙漠军刀”改为伴动计划，两栖特遣编队在波斯湾举行大规模两栖登陆演习，诱导伊军深信联军将实施两栖登陆，以吸引和牵制伊军主力，为联军主力的“左勾拳”行动创造有利条件。美军的示形造势和诱导欺骗行动成功牵制住伊军主力，缓解了主要作战方向的压力，成为“调虎离山”之计运用于现代战争的成功范例。

二是引诱敌人脱离坚固的据点，就我所范。2004年，在攻打伊拉克重要城市费卢杰的作战中，美军再次使用“调虎离山”之计。战前，反美武装在城部署严密。如果强攻，美军必将付出沉重代价并造成附带伤亡。针对这一情况，美军设法将敌人调离坚固阵地，进而消灭其有生力量。为此，美军在费卢杰东、南两个方向示形造势，制造从南向北进攻的假象，并成功诱骗反美武装离开预设阵地，将防御重点从城北转向城南。在转移过程中反美武装的防御部署被打乱，有生力量暴露在外，失去了建筑物和坚固工事保护，为美军发起地面进攻和寻机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清理战场发现，反美武装在城南的防御工事虽然密集但杂乱无序且朝向南方，证明美军“调虎离山”之计的运用取得成效。

三十六计与古今战争

第十五计：『调虎离山』

刘 鹏

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光芒依旧闪耀

■贾 磊

思想是不灭的火种。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到来之际，马克思的思想却一刻也没有走远，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依然闪耀着超越时空的真理之光。

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军事理论是统治阶级的专利。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把军事理论这把“天火”送到了无产阶级手中，不仅教会了无产阶级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战争这一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怪物，还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军事斗争对于争取自身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重要作用和必要性，懂得了正确运用军事斗争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为革命者进行军事斗争点燃了导航的“火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在1850年总结德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提出工人阶级应该拥有武装，应该建立由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

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或独立军团，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未来革命运动中保持独立政治地位，掌握运动领导权的基本条件，等等，既科学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目的的途径和手段问题，而且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军事上的准备，从而为发展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提供了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是现代军事科学的重大创新。在战争本原问题上，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军事理论家受唯心史观的影响和支配，习惯于把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类的欲望或意志。马克思第一次向世人深刻揭示了经济是战争的本原，阐明了社会经济运动对战争的根本支配作用，把唯物主义战争观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和恩格斯不仅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了军事领域，而且在战争基本理论、军队基本理论、战争指导艺术、军事科学发展规律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提出

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为后人把握战争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提供了范例。即使是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也不得不正视马克思所揭示的战争运动规律，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历史贡献。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战争艺术的新颖看法“注定改变了整个战争的指导”。冷战结束后，一些国家之间或内部爆发的武装冲突大多被打上文化、宗教、民族、资源等方面的烙印，但其背后最根本的还是这些国家社会内部存在的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冲突。因此，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将伊拉基米尔·奥斯坦科夫仍强调，“（21世纪）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手段的继续；政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在此依然回响。

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是现代军事革命的前沿号角。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对火器的发展给军队带来的影响，就谈过自己的看法。后来，他和恩格斯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考察作战方式的变革，科学地提示

了作战方式变革的真正原因。强调各种战争形态及其基本作战方式，根本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决定的，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进步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变革。进而衍生出了后人关于社会生产力和军事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起根本作用的认知。时至今日，“有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就有什么样的战略和作战方式”，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军人的共识，由此也拉开了各国军事革命的帷幕，机械化战争、核战争、信息化战争乃至未来的智能化战争，都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拓展和延伸。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在信息时代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